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甌北詩鈔

(一)

趙翼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甌北詩鈔

(一)

趙翼撰

國立中央圖書館叢書

甌北詩鈔

(二)

趙翼撰

國學基本叢書

甌北詩鈔

(三)

龍圖撰

國學基本叢書

甌北詩鈔

(四)

趙翼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頁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甌北詩鈔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者 趙翼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C五六六

祥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已皆窺涉津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具草。初猶趑趄趾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已無不洞燭底蘊。間出一語評隲。輒如鐵鑄覆按之。卒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綏會。余深倚其飲助。然君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含篋登岸。則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哀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功力。英年若發。來日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

甌北詩鈔

甌北初集序

二

取益多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甯汪由敦撰。

甌北集序

吾友趙甌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閒居奉母。以其暇哀輯平生所爲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爲其序。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入翰林。名益爆。丐詩文者。戶屢恆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雨。手中心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元放斗酒東脯。萬人皆得周足。而器中酒脯自如。世咸以此服君。然君瘠而木強。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杜門一編。脩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鎮安。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間嘗奉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參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中。帷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事。望吏議。天子稔君才。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養。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不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輅問俗。停鞭覽古。興酣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

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鹹之嗜。兩人有同味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一笑也。皆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拜撰。

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嵇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已。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嵇菴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調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嵇菴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嵇菴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諉詩序。一如嵇菴。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黃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嵇菴之於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卽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且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

曠公輸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耘菰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菰從征滇徼。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耘菰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甯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閒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菰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耘菰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菰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序

曩庚辰與耘菴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藝甚歡明年耘菴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恆會合比予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菴則從詞垣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又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寄予序之予雖誦一周其在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能道者耘菴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菴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又如大阿出匣寒鏑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其妙緒獨拙排粗入細正多膩旨妍思溢乎文句之外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菴之境則又異甚夫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菴旣兼之矣承恩優渥敷歷中外出處兩

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其境。而耘菘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頽惰爲之。曳屣卻走。退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漁父歌咏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菘所兼。予又何能測耘菘之所至耶。乾隆乙巳長夏。同學弟王鳴盛西莊氏拜譔。

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於柄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爭。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真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繇。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惟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蚤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傾刻數千言。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徼。觀察黔西。簿書填委。目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即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

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菰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菰蓋自信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菰。其以吾言爲然乎否。乾隆庚戌四月既望。同年弟嘉定錢大昕序。